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福煦元帥言行錄

福煦元帥言行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福煦元帥言行錄

定價大洋陸角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陸軍印刷所

南京大福巷

電話二一三一二號

發行處

軍用圖書社

南京國府大馬路

電話二二六二九號

福煦元帥言行錄

目 錄

着便鞋而行（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觀察事物須得其真.....	五
果如是則關彼所知者如何.....	六
至余之事務室，余將常在該處.....	九
一同散步，於是互談一切.....	一六
帕利栖君爲余最要之友人.....	二七
所知者.....	三三
問題非由根本研究不可.....	四一
欲悉職務需要學習.....	四五

福煦元帥之語·····	五二
欲求篇·····	九五
實行·····	一二九
人僅能由實績評定之·····	一三九
指揮官之養成·····	一四一
在獲得指揮權前·····	一七二
絕頂·····	一九五
戰勝後之勝利者·····	二一九
結論·····	二五一

福煦元帥言行錄終

可着便鞋而行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元帥福煦者，彼究爲何人乎？

自爲元帥參謀部之一員已經十八個月之我，並未嘗蒙召喚而服勤務，不過僅有一次許作數分鐘之談話而已，此爲元帥驅車退廳時之事。在門口起立敬禮，彼卽令汽車暫停而以眼色呼余近前。作種種質問後彼關於余父之職業及余之負傷事等曾賜以同情之辭……又因副官一人入陸軍大學，勢必委余爲其後任。故以後當不難知元帥之爲人矣。

如何始能親近元帥乎？

世評元帥並非性情和易之長官。嘗有教余以次之言者，「彼痛恨不遵守時間，不作無益之言，須迅速理會元帥之意旨且須注意言出必行，元帥之言辭及態度雖表示沉默亦非加以分析不可」總之當視爲一切俱有意義的，一經說明卽覺有興味，而應加以揣摩焉，

對於元帥之質問——有時使人驚恐之質問，此蓋因彼不欲隱蔽思慮之機關也——非明確且即時答之不可。

一向直屬之參謀次長得斯提卡將軍亦曾給余備作參考之言曰：『元帥對於說明爲難而發怒時，稍露強暴之語氣，此乃正遇煩悶之事則然耳，然其心地則爲良善之人也』。

據此似可完全了解其氣質，然依舊不能自安。

余走入元帥室中，彼御常服坐于公事桌傍之圈椅，正展外國報紙于膝上而讀之。

『噫！汝已來此乎？』

『唯，閣下！職……』

『好！既爲余之副官，宜常詢問同事之熟手者，勞批他爲是，此後或值煩難之工作，及通信事務，望與彼協力爲之』。

『閣下！訓言極深感謝』

『好，請回去吧！可着便鞋而行！』

元帥回復以前態度，又開始閱報矣

何故不向余詳細詢問乎？豈非因在選用之前既經調查，則當早具決心。是余所爲者彼已知之，故無論如何，亦無詢余之必要。蓋已非詢問之時機矣。

情形稍出乎例外者，關於彼選爲彼副官之光榮及此後樂盡忠勤等等不曾一言，即接近亦未作問候之表示……元帥不喜長談，彼一瞥即賞識余之忠誠，固不須余自己言之，此當已證明之矣，元帥之判斷余也，不在口頭，而在余之實際工作，亦理所當然者耳。

總之，在余感覺重大之稟呈，彼則似未重視之，余立即分析其情況。彼最後「可着便鞋而行」之一語，頗足使余眩惑，其有安慰余之意乎，抑別有他意乎，究屬何者乎，或者純然簡單，戰爭既終，我等服務于公署，已無長途之行軍，故無須準備此事，而豫先塗油于長靴乎。

使責難帝國主義之人等，聞之，知我等非希圖再赴戰場者，元帥蓋以幾分幽默之情調，同時表示其總括的精神，與現實的意味也。

余因出乎豫想之外而驚，蓋關於元帥，余所認爲已知者。一切均如人之教我者也，而元帥之人格既強烈，思想亦純正，所特別者，在其發出之溫情與內部之熱心如沸，完全暴露，使人明白可見耳。

某種讀物使余心情爽快，此爲麥努發在回憶錄中述其與拿破崙初次晤見之事，余最喜讀其中一節云『余被喚至第一執政官室矣，第一執政官坐于棹後，形成三叉之燈火由反射器朗照棹上，室中其餘部分之微光，似與燠爐中火焰之光相競。第一執政官正背向余方而一意讀書，對余之入室並未措意，乃忽由椅中迴轉其軀，余是時適直立於書齋門口，因係第一次近彼，余心中頗覺驚悸。執政官先以彼精光四射之目光熟視余面，次詢余在此服務如何，力能勝所與之任務否。不覺稍形狼狽但立即決心答曰：「余試爲之，且不欲有負拔擢之情，將舉全力而爲之」拿破崙並無不快狀，忽起立，雖稍冷靜但露微笑而行近余前，終至作耳語，余知已蒙寵遇矣。彼乃曰：「好，明晨七時前來，可卽至此處」。垂詢卽以此告終。余已許出入于此神聖之域矣』。

試就現有之事實觀察之

元帥係因大戰而其聲名忽傳遍世界各處者，世界一切之反響，均反覆稱道彼之名。然縱有口才者，能知其所以得名之故者則甚稀，至將「由彼心情流露天真之特徵及個性之真相」則到處尊崇有如神話。戰爭既終，追憶最後之數月中有一人之名崇至天際。在敗衄之苦悶中則默念其名以作祈禱，當凱旋歡樂之際則謳歌之以作感謝之禮讚者，彼名爲何？卽「福煦」是也。

元帥爲防戰原因之重要者，彼所負之責任，所護之勝利，及其堪勝試驗之特殊能力，與對於指導作戰上之天才的精力，乃促成其博得崇仰與嘆賞者也。彼如是之聲名及榮譽，決非僅爲我國所私有，將成爲現今全世界人類所永寶者，一經與之接觸，無論何人，均不能淡然視之也。

果如是則對彼之所知者如何？

時至今日，對於彼之有名僅就其結果而云然。就中，更進一步而研究其解決戰爭進歩之結果則尤屬重大。其在總司令官所護得一切之結果應注意記錄之。

考其爲人如僅就公務方面觀察之，彼於一八五一年十月二日生于塔布（Taube）一八七〇年戰役間曾爲志願兵，但尙未參加戰鬥而和平之機運已至。數月後入理工學校成砲兵士官而卒業。一八八五年由上尉入陸軍大學，任軍參謀後再回陸軍大學，爲一般戰術之教官續作有名之連續講演，總合講演稿而以戰爭之原理及關於戰爭之指導之書名發表之。自任凡砲兵團長後升充將官，又任校長而復臨陸軍大學，次經師長升爲軍長，在一九一四年則爲南錫（Nancy）之軍長，繼續四年之戰爭間，得於實地運用彼之軍事科學，且試作最高指揮。在瑪倫（Marne）戰則因聖貢（St. Gond）沼澤之戰鬪而指揮著名之第九軍。及其轉任霞飛將軍之輔佐官也，則協力于北方法軍之作戰，支持伊最耳（Isoire）德軍

之衝擊，前後指揮亞多亞（Artois）及索漢（Somme）之戰爭。在散力斯（Sanlis）之指導，對於聯合作戰之重大問題，成爲將來活動之序幕。在總參謀長任內則準備干涉意大利未幾即已實現，以軍事最高委員會之執行委員長而受命指揮總豫備軍。及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參與聯軍之全作戰，遂作最高統帥官而驅逐侵入軍于國境之外。

今則脅威已去，使我等心情更加鎮靜，然亦因此而我等之好奇心勃發，至要求更涉及廣範圍之說明。

元帥如何鍛鍊其意志，何者深入彼之心靈，常具何等苦心，嘗爲何種煩悶所搖動，窘彼者何事，彼之常識由何而生，修養常識而使其發展之手段如何。

彼能毫不畏縮而勝所負巨大責任之精神，其資源何在，絕無過失否，喜努力否，彼之手段果非吾等所能及乎。

人人所提出一切此等疑問之根本，於人人熟睹之光景下，此次大戰均如實描出之。而此次戰爭又即此等之答解，舍此尙能有其他之方法乎，如鷺鳥立於絕頂而折疊其翼時，

尚憶飛翔之大空，元帥以戰勝而救助我等豈徒然哉，然戰勝者固依然如故，即欲向彼作何等之推求，我等所遭遇者常爲戰勝者之元帥是已。

如彼名聲之絕頂，幾疑有人天之別，彼之內心吾等雖未能知，但彼實有極易親近之人間性潛在也。與我等共同忍受痛苦，且與我等感受相同之困難而奮鬥，或且發現與彼自身相爭之事，須知就此英雄所作之常人事，比較的可以多得了解耳，且一研究彼之垂訓，更極願追隨之也。對於彼之感化，有廣訊宣傳之價值，亦常無持異議者。彼原則之價值，學說之確實，方法之安全，均足爲模範。由是等之價值，確實，安全以培養彼之思想，規正彼之推測，且足使彼之精神力活潑焉。彼或將是等原則，視爲明明僅限于戰略戰術歟，然以此爲統帥者之教訓則當不充分，須知此非僅屬於專門家且要有鑑定家也，尤其是普遍的，即可謂供給人類全體以利益者也。

今元帥已解除自身之武裝，然則試就其近事觀察之乎，協商國政府任爲維爾賽之聯軍軍事委員長使確保和平條約軍事條款之實行。自此彼之日常生活常在室內。除瑣細之事

件，談話，回憶，或性格之片斷外他無可記，此等一切較諸戰役間大活動之教訓時無價值之可言，不過，此等條件對於分析吾人活動源泉之本來性格豈非更爲適宜也乎？

我等務必欲知之者爲元帥之趣味，習慣或奇癖；且欲知彼之傾向與愛情並心地與弱點，精神與判斷之構成，力學與反省之方法；而欲眺望開放于秘密庭園之花，卽彼內心生活之一切也。依彼之垂訓則曰：『如欲察知人之價值，如迴繞于家屋之周圍須先察其人四周之情況是也』。

至余之事務室，余將常在該處

政府贈與嘗所指定爲法軍參謀總長宿舍格勒涅爾街（Grenelle）之旅館。時正在尋求維爾賽之聯軍委員事務所，元帥稱廢兵院（Invalides）之鄰屋曰：『極近而適宜，因不費時間也』遂選爲事務所焉。

路易十四嘗讚賞迴繞圓屋頂下廢兵院旅館大門前半月形空地全體建築之偉觀，以爲可

連想及羅馬之聖佩耳也。圓周上裝飾爲廻廊之二條通路，達至獨屋二所，在阿戎松（Ar-senson）內閣時，雖圍繞廻廊建有平屋，但並不妨碍視界。

工兵隊將廢兵院廣場及圖耳微爾（Tourville）兩傍栽樹街路隅角處之平屋改築爲二層樓以資元帥參謀部之用。行向該處則通過由圍牆尖端部所構成之小院。

稱此爲蒙薩（Mansard）所設計者不確，此爲全然不正之形而周圍爲作車庫用之小屋所蔽。然其窗格上則爲美麗之日本漆如步哨服務，在入口上使格子之影閃爍而呈美觀。

元帥愛好樹木，樹木使彼愉快。元帥每見樹木而想起布勒塔涅（Bretagne）地方之景物，在夏休時彼之娛樂，在望見以前所栽培樹木之成長。

此外何事亦不引起興味，即使此陸軍之古建築如僧舍，或大門處黑暗而走廊極長，殆均不爲元帥所注意。然不論由何處亦可望見之數多圓屋頂，即今見之猶使人追憶昔之金色堂，彼則常注視之。彼雖對裝飾品無感覺，然嘆賞傑作品則稱曰：『噫，彼等誠識製作術也』可知其心中所同情之事矣。

彼于自己事務室用品不求其華貴，而僅以合于實用爲條件。先就採光言之，窗二，其窗簾雖爲綠天鵝絨者，但常懸起。日光射入，則指揮當值者變更大公事棹之位置。有時甚至自己動手。因書寫文字而欲明亮也。於一窗前垂直置地圖于小棹上，俾可容易且迅速發見地點。

就空間容積言之。室廣而家具少。在矮書箱上掛有晴雨表。僅少之椅子及圈椅，當值者每晨熱心整理椅墊之邊緣，四隅則置長椅。

就簡易言之，並無何等之裝飾，無一枚之鏡框及一個戰利品（當先日遷移時統帥旗亦運至家中矣。其小旗之結，染有協商國之色焉。因研究之故，有歐洲及德國之地圖以圖釘釘于壁上。

在大棹前有轉椅，其近傍置有電話器。元帥執務于此狹小之空間。彼之習慣深印于此一室中，彼勤勉之所在即集中于此處。此爲由刻苦與反省所得之結果，即棹上亦富有此種印象。在棹之四周，書籍記錄及年鑑堆積如牆壁。有時整理後推廣其基礎而更行開始

增大堆積之。在嵌入由此書籍所成之壁凹，有名簿，其傍放有大張吸墨紙。

此世界之半徑不及一臂之長。雖狹但使元帥滿足，因能尋出彼所必要，且合于彼習慣之器具類也。即滿盛墨水玻璃製之普通墨水壺，黃楊製二分錢左右之筆桿（彼常用同一之筆桿，筆頭爲金製刻有折印俾易區分），鉛筆，鉛筆刀，煙草之包，在其灰色紙之周圍，則數本之煙嘴，爲大戰中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所贈者，銅製之煙嘴疏通器同放置之。

在此室之第一印象雖爲平凡，但各有存在之理由，元帥以安座其中爲樂。常曰『若欲見余則至事務室，諸君當在該處發見余之爲人，予常在室中』。

元帥雖惜寸陰，然無例外的特別動機，則接待一切之人，訪客亦懇望面會。不以此等訪問作無謂之酬應，而努力由訪客間尋出有益或新奇等等有利之言。因彼常有求知慾也。因此咸稱爲『彼了解事務』，而於訪客間聲譽持佳。

此室又爲彼之司令部。彼一切之參謀均在近處。即具有連絡，在委員室與陸軍部及外交部間設有直通電話。由其處，可用電話頒佈命令至人民投票區之來因占領軍，及駐在